

我实在有点后悔。后悔当初不该接受采访她——省工商银行副行长谢佩华的任

采访，跑了题儿

清漪



还是半年前的事。报社通过各方面的渠道，了解到她的事迹。同志们一腔儿给我说：“去采访她吧，她是浙江宁波人，十六岁时来到大西北，一呆就是近三十年。如今，父母早退休回南方老家去了，而她却仍呆在西北不走，看样子，要呆这一辈子啦！仅此一点，够你写一篇不短的报告文学的。”

接受了任务，我并没有急着去见她，而是按照文人的工作方法，先在一边打听外战。她是近十年来提拔起来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之一。同志向我介绍：她工作作风泼辣，肯吃苦，到工行这几年，竟跑了全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明白了这一切我心里有了底了，这才于今年春末去见她。

然而，等来的却是失望。

这天下午，我应约来到她的办公室。刚一进门，她即上前握手，一连迭的：“欢迎，欢迎。”我定了睛：她中等个儿，体态稍稍发福，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普通的女式剪发，显得十分干练。

我阐明来意，她开始做介绍：讲这几年工商银行的发展过程，讲整个行的业务进展，讲紧缩信贷后他们的对策，讲每年任务的完成情况，讲省行班子如何团结战斗。开始，我还在本子上记，慢慢地，无法记了。因为，我是专门来采访她的，想听她的“乌马长枪”，而不是采访银行业务。

我插空截断了她的话。

“佩华同志，我要写你个人的纪实文学，而不是别的。我知道你分管储蓄工作，而这几年，全省的储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山山水水、风风雨雨，特别是具有故事情节的，比如扎根大西北的情况。”

她笑了，摇了摇头。“要说储蓄任务完成得好，那是全省银行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结果，我个人实在微不足道。要说扎根大西北，多得很。我们的储蓄处长、高级经济师老潘就是一个。

她向我介绍潘。她很熟悉他，说到激动处，信手拿起玻璃板上的红蓝铅笔，一扬一扬。看来，她对老处长的工作是很赞许的，很满意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很满意——因为，她跑了题儿。候她讲完了一个段落，我又赶忙插话：“佩华同志，听人说，你对储蓄的宣传很内行。86年你们办的‘电视储蓄’音乐会十分成功，影响很大。特别是请来中央电视台的刘璐

当主持人，群众反映很好，听说还有泰国人参加。”

她连连点头。“是的，是的，那次电视音乐会确实办得很成功。不过，说句实话要说宣传，我并不是内行，内行却是我们的老顾。他的文字好，宣传上点子也多。他的事迹，说起来还得很得用点时间介绍哩！”

佩华同志是个聪明人，她明白，我的话我并不十分喜欢，便一再致歉：“谢谢你采访我的一片好意，可是，我这人太平常，没有多少可说的。你既然远远地来了，还是听我说一说其他同志吧！这几年，省行在储蓄工作，除老潘、老顾，还有副处长老黄、搞内资料的小解。

人常说，当领导干部忙得一天到晚顾不上吃饭，这是真的。通过今天的采访，更加深了这个感觉。从我进她的办公室时起，隔不到十分钟，就要进来一个干部，耳语一件事。她笑笑，说和客人谈罢话就处理。不到十五分钟，就要接一次电话。因为我在座，她也总是三言两语说完，再继续我们之间的谈话。当她讲到老黄、小解时，第四次电话铃又响了，她一拿起话筒，就再难以放下，大概是讲了三四分钟才算结束。放下话筒，她说：“刚才省妇联的，商量搞妇女储蓄的事，我是女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这事推诿不得，把你怠慢了。”接着，她像记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忙忙地说：“清漪同志，你要是有时间，到咸阳去把我们储蓄所那两个女娃写写，两个女娃，十八九岁，真不简单，硬是制服了一个抢银行的歹徒。这件事，金融报上有报道，就是不细，也欠生动，你去写个报告文学多好。”

就这样，从下午二时到四时半，我的采访一直在“跑题”的情况下进行。直到进入尾声，我才不得不说：“佩华同志，你既然不谈自己，能不能告诉我你家庭的情况。”听到这，她活跃了：“能，能，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爱人在轻工部西安设计院工作，高级工程师，上海人。我们69年结婚，一儿一女，老大上了大学，老二上高中。就是这些，再没啥了。”说毕，笑笑，又笑笑。

她真是朴素的朴实的女同志。辞别了谢佩华，很长时间我没有动笔写什么纪实文学。因为，她的事迹，实在无法构成一篇文章。后来，报社的朋友催促，我只好将实情呈告。他听了后却说：“如果你采访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不就是一篇很好的纪实文学吗？”一言提醒梦中人，我觉得有理，这才动笔写《采访，跑了题儿》，算是完成了任务。

(摄影 康铁岭)

「奖励廉洁」异议

袁方

报载：某县在今年廉政建设中，从全县数百名县级领导、部委局和乡镇领导中评选出了二十名廉洁干部。为了“奖励廉洁，典型引路”，每人发给奖金三百元“以资鼓励”。

乍一看，这消息着实让人能欢喜一阵子。“奖励廉洁”，这起码让人觉着了一股“匡扶正义”的正气，尤其是在中央号召全国上下大搞廉政建设的今天。然而，若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琢磨，这“奖励廉洁、典型引路”似乎会冒出些别样的味道，发人深思。

记得前几年反对干部特殊化，报纸上便时常可以读到某某领导以身作则、遵纪守法，不搞特殊化，而且教育家属子女也如此这般的文章，似乎这以身作则，教育家属子女是两件很值得宣传的事情。自然，作为一种个人品德，领导干部能这么做，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事情。然而，一旦把诸如此类的事情连篇累牍地加以鼓吹、宣传，这“不搞特殊化”本身就变成了“特殊化”。因为上述的品德以及廉洁奉公，本来就是作

为一个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品德，不具备上述品德的人，就不能让其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是领导做了件老百姓常做的“好事”便认为某人是多么的了不起，领导干部同老百姓一样首先是国家公民，是平等的关系。因而，省长的女儿作清洁工与清洁工的女儿作清洁工在意义上是完全平等的高尚，在宣传意义上亦然。领导干部廉洁了该奖励，无法不“廉洁”的老百姓是否也该拿奖金？

“廉洁”竟要用金钱进行“奖励”，真让人不知该拍手称快还是该扼腕叹息？

选拔干部，自然要选取那些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的人；然而衡量一个干部，单是以这些标准做尺子，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仅是作为领导干部起码应具备的条件。如果照某县用金钱来奖励“廉洁”的做法，非但不能达到“典型引路”的目的，还会使那些贪赃枉法的人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会“大不了一不要那奖金”，而采用“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方法，变本加厉起来。而且，那些因为“廉洁”而获奖的干部，拿了这“名不正、言不顺”来历不明的钱，还算不算廉洁？如此下去，廉政建设又如何能“建”得起来？

赤心报国女博士

——韦钰

南京东南大学校长韦钰教授，7年取得了7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1989年7月间，她应邀在联邦德国学术交流时宣读的关于分子电子学的论文，又被国际著名电子学权威魏德称为“科学前沿研究的新水平”。

1981年，韦钰在联邦德国进修期间，摘取了我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的桂冠，并荣获亚琛工业大学博士最高奖——博歇尔奖章。翌年，她谢绝联邦德国同行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

“死亡地带”女先驱

——金庆民

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地域是一望无际的冰雪王国，被人类称为“死亡地带”。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庆民在那里考察时，毅然接受死神的挑战，每天，在400米比高上下艰难地活动，来回行程8公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第四天，金庆民在一道山脊上发现了铁矿。为追索和确定“含铁带”，她多次从陡崖上摔下来。“含铁带”终于被她找到了！她拿出一面微型五星红旗，牢牢地插在矿体上，让它向全世界宣告：“这一宝藏，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发现的！”这一科考成就，为我国首先在南极腹地的地学研究上争得了国际发言权。

多情最有咸阳草
暮霭和烟岁岁同

刘志海书

秦陵的建筑材料

张文立

秦始皇帝陵的地下建筑和地上建筑，是砖木结构，而辅料以石料。这是当时的生产水平决定的。

秦时高台建筑最时髦。即用土夯筑高大的平台，在上面建起雄伟的宫殿。据发掘陵西封土所见，夯土有达30多层的，每层原约7公分。在夯筑的平面上，再用夯筑成土墙。墙的内面涂有白粉，地面也涂着白粉或红色。墙的筑法同现在农村打墙一样。房的柱子粗大，约

30—40公分粗，柱子下面是石头做成的柱础，即关中人说的柱顶石。秦陵北外城西有一片秦代的打石场，留有許多石材、铁锤等，便是修陵时的石料加工的地方。房子门框四周用砖来砌，地宫的宫墙用土坯砌成。土坯的大小较秦砖要大一些。秦砖比现在的砖要大得多，质地坚硬细腻，掂在手上沉重异常，敲起来声音清亮。过去有人用它来做砚台。历来有秦砖汉瓦的说法。

房子的椽上铺有席，席是人字纹的芦席，同现代的席一样。席上是板瓦。板瓦很大，长有60公分，宽有40公分，又厚又重。板瓦是仰面

铺在席上。雨行板瓦的接缝处用筒瓦覆盖。椽头上的筒瓦前一个圆形的盖，盖着椽头，叫瓦当。瓦当直径16公分，可见椽是比较粗的。为了美化建筑，瓦当面上有各种图案，以云纹为主，还有叶纹等。这些图案朴素大方，为后代的考古家和文物收藏家所珍爱。清代末年，一个好的瓦当，可以卖到一两银子。房脊上是专门烧制的脊瓦。房子周围的道路是用河卵石铺的。

秦陵建筑中大的排水渠用的是陶制的五角水道，根据排水量的大小，用一排到三排不等。小的排水用圆形水道。院子里还有渗井。秦陵以官遗址的一个渗井就

是用圆形水道同一个洗澡间相通的。用水是从井中取水。井口用砖铺地，井筒内用大型井圈一个接一个直到井底。秦陵西内城外一口井，距地面16米就见底。

这些建筑材料来自各地。木料多为松木，取自南山。所谓“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同骊山工程是同时进行着的。石材多为青石，来自北山。有一首歌谣说：“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是由渭河北旬邑一带运来的。砖、瓦大多是就地生产，从砖瓦上刻写的字看，有些就在当地的焦家村烧的。有一个陶文上有“焦亭”二字，说明焦家村在秦代便是当时的基层

政权中的“乡、亭、里”的一个亭的名字。此名由来久矣。有些是远一些的芷阳烧的。近年考古工作者在秦陵附近的岳家沟、下和村、陈家窑等地，发现了多处秦代烧砖瓦的窑地。窑不大，有农村一间厢房大小，两个烟筒，说明这一带曾经陶窑林立，以供建陵所需。

砖木建筑，易于起火。项羽入关，楚人一炬，遍地焦土，秦陵大火烧了九十多天。这是人民对秦代暴政的怒火。烧掉了秦陵建筑，一片大地真干净。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点滴材料，想象这些建筑的雄姿。



秦陵探秘



华夏腾飞 郑文学刻